

春联

张玉岗(济宁高新区)

春联,老家叫对子,古时候称桃符。王安石《元日》诗云:“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忙年之际,除了备妥吃穿用度,最添年味儿的便是那一副副春联。红纸黑字往门上一贴,老木门也像枯木逢了春,院子也跟着亮堂起来。

春联不只装点年关,也藏着乡民对好日子的念想。家家户户皆会张贴,走在街上逐户望去,宛如赏景。究竟哪里好,也说不上来,只觉得那红底黑字排布匀称,便知那家人的日子过得有板有眼,用老家的话说,就是“像那么回事儿”。

小时候,我家的春联都是叔叔写的。他的行书说不出师承,也说不上多俊秀,但七个字落在红纸上,错落有致,看着舒服。受他影响,我也拿起毛笔,临摹《兰亭序》与颜柳碑帖,练字成了日常。

这份寻常喜好,却被左邻右舍记在心上。一进腊月,隔壁大娘就夹着裁好的红纸登门,寒暄几句便夸我字好,此后一张张红纸陆续送抵。我心里清楚自己的斤两,有些发怵,可乡里乡亲的,向来互相帮衬,写副对子的情分是推不掉的。于是整日关在东屋,裁纸、磨墨,一遍遍反复书写“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这类吉祥

联语。伏案久了,大红的纸色刺得眼睛发酸流泪,揉一揉又接着写。日头稍一偏西,邻居便陆续来取,耽误不得。

我手写春联的那两年,集市上已兴起油墨印刷的春联。字迹乌黑精神,后来更有了烫金款式,富丽堂皇,贴在门上十分气派。春联成了商品,样式也越发多了。有一种是凸字,像浮雕,边角还印着牡丹、鲤鱼之类的吉祥图案,精致好看,很受欢迎。

再好的春联,也得贴上门才算圆满。如今还有了磁力春联,背面带磁粉,往铁门上一贴就吸住了,不怕风吹,据说能用两年,只是须得家中的门是铁制的才行。

春联装点生活,也滋养着心神。从手写印刷,从纸质到磁贴,小小一副对联,也能看见手艺的流变、生活的更迭。不管老样式还是新花样,承载的都是人们对好日子的盼头。新与旧、传统与创新,未必是对立之势,只要仍被沿用,仍能为寻常门楣添一抹亮色、为年节增一分郑重,便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文学,大概也是如此。

爷爷的春节

赵志勇(嘉祥)

农历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一到,爷爷的春节便从那张厚重书桌、一汪幽深墨韵里缓缓洒开。爷爷是村里少有的会写毛笔字的好手,每到此时,乡邻们就会买上几张红纸登门,连续几天,爷爷的案桌上都摆着一大摞红纸,每卷红纸的角上爷爷都用小楷工整地写着人家的姓名和需求的对联数量。

写对联,爷爷从不用瓶装墨汁,说它是“臭”的,写出的字发飘,留不住神,配不上新年的期许。那时候,爷爷会取出家传的歙砚与珍藏墨条。在我印象里,那砚台细腻光亮,温润如脂,透着和爷爷一样的威严,让我不敢触碰。

爷爷是站着磨墨的,清水滴入,爷爷稳实的手便握着墨条一圈复一圈地研磨起来,力道不疾不徐,似乎伴随着某种赏心悦目的韵律。墨条是沉默的,可我总觉得它通过磨墨的手在和爷爷说着悄悄话。现在想来,磨墨应该也是一个技术活,不仅仅是磨成墨汁那么简单。父亲曾帮忙磨墨,因少了几分精气神被爷爷嗔怪。

研好墨,爷爷巧手折纸,方方正正的格子跃然纸上。铺好纸后,他总要对准纸凝视片刻,再落笔挥毫,厚重端方的颜体字一气呵成。红底黑字,热烈与沉静相融,“天增岁月人增寿”“积善人家庆有余”,字字皆是对乡邻的美好祝愿。写好的对联挂绳晾干,墨香愈浓,年的味道便也愈浓。

爷爷仔细核对姓名,将晾干的对联卷好封装,放进簸箕等候乡邻。爷爷总说:“年的美好有一半是贴在门上的,马虎不得。”这一笔一划,不仅仅是写字,更像是一种郑重的托付,以笔墨联结起乡邻的温情。

随着爷爷年岁渐长,执笔微颤,仍坚持写对联。可如今,手写春联渐被烫金印刷品取代,金光闪闪却少了墨香与匠心,只剩生硬的规整。新春再至,彩灯流转,却少了旧时韵味,年味像流水线产物,少了能入心的温度。

我忽然无比怀念爷爷书桌上那一片小小的“红海”,怀念那磨墨时单调又安详的声响,怀念那混合着墨香的独特气息。那个在缓慢研磨与一笔一划中构建起来的“年”,似乎远不止于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望,那恰如精心设置的精神洗礼,你必须亲身参与,付出时间与诚心,“年”的丰饶与神圣感才会真正被你请进生命里。

爷爷的春节,是用心写出来的。墨痕会淡,红纸会褪,但那份藏在笔墨里的虔敬与传承,早已刻进岁月。那缕清冽墨香,始终在心底沉睡,等待着被一颗念旧的心,轻轻唤醒。

红联映岁,文脉赓续

孙秀启(邹城)

岁聿云暮,寒梅缀枝,年味便在炊烟与喧嚣中渐浓,春联成为集市上最亮眼的一道风景。有人精心挑选,也有人敷衍了事,甚至让门框空落,在一片红火中显得格格不入。

母亲曾提及老家的小陈,老宅距县城仅半小时车程,却让大门连着四五年空对寒风。老宅的屋院俱在,只因少了那两抹红,邻居们看着总觉得别扭,仿佛缺了年节该有的一口热气。少了春联点缀,院落便失了年节热气,在邻居劝说下,他才勉强贴联应付。贴与不贴,看似小事一桩,却像一面镜子,悄然映照出我们对传统的态度。省去的是一时麻烦,淡去的却是一段节日的情怀,割裂的是绵延千年的文脉根系。

同住小区的张大爷偏爱手写春联的墨香。他说,旧时过年,总要备上薄礼,去请村里的“先生”挥毫。如今印刷对联虽精致,却少了生气。为此,他不仅连赶两三个年集,只为寻一位现场书写的先生。他说,看着红纸被裁开,墨锭在砚台上慢慢研磨,笔锋饱蘸浓墨,行走于纸上——那份等待的

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年味。除夕上午,他们祖孙三代齐上阵,熬浆糊、扶梯子,红纸墨香里,是郑重的迎新仪式。

贴春联看似简单,内里却藏着传统智慧与文化讲究。首先是选联,内容须得贴合家门愿景,而非辞藻堆砌。其次是时序,传统讲究除夕日上午张贴,取开门纳福、蒸蒸日上之气。再者是方位,上联居左、下联居右,承袭左为尊的礼仪。粘帖形式从米浆变为胶带,慎重之心却从未改变。

春联从来不只是装饰,它是新年最鲜活的文化符号,是刻在民族血脉里的基因。贴春联,贴的是对旧岁的郑重告别,是对新春的热切期盼。千家万户贴起红联,便是一场文脉的赓续,让人们在共同的仪式中找到文化归属与凝聚感。

当街巷被喜庆的红色覆盖,沉浸于一片温暖的红色光晕之中,年的气息便真正抵达。红联映照着户户窗内的笑脸,也映照着一个民族对自身传统的温情坚守。这场新春盛典,也在墨香红影中,光华粲然,如约而来。

春节序曲

吕玲(徽山)

当钟声唤醒黎明
春雷隐隐滚动

大年初一鸣鞭炮
交响此起彼伏
欢悦的大鼓点
是沸腾的心声

黄发垂髫自在抖擞
苍生的浪漫向来接地气
谨言,慎行,默契
敬畏住在心中的每一尊神

迎春鞭炮声声脆
人间烟火的气息
古老的温情,新鲜了岁月
黎民的年节,醉在
这朴素的声色

鹧鸪天·春联

鲁亚光(徽山)

喜看千家焕彩妍,长街短巷乐声喧。
桃符遍贴迎祥气,门户新妆接瑞年。
两句话,数言联,墨香红影艳阳天。
争春马跃康庄路,辞岁花开幸福园。

临江仙·趣话春联

李传生(任城)

红添笑悦时佳节,香飘墨砚高居。
得春万福入村间。
驱邪托柳线,祈愿寄桃符。
东风携来民喜意,敬天恩地烹鱼。
吉祥如意守田庐。
满门享富贵,逢岁玉联书。

新的开始

于延法(邹城)

当窗口透进一丝暖意
我又亲吻到初春的阳光
当绿柳遮住一池红荷
我又闻到蛙鸣悠扬
当秋风吹黄那一树绿叶
我又看到了圆圆的月亮
当雪花为麦野盖上暖被
我又听到了梅开的欢声
当爆竹在岁末清脆炸响
我又开启了新年的征程
举起酒杯
一饮而尽
为过去的艰辛
敞开嗓子
一曲高歌
为将来的欣慰